



量子槍把我帶到哪裏了？啊！這是甚麼？好噁心！

呵呵，小朋友，別擔心，我們會送你回東方的家。

評仔的夢裏，有漠北草原的星光。他念念不忘上次和鐵木真的對話，可惜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就再次掉進時光隧道。歷史不能改寫，也許是量子槍的力量在保護他，擔心他一不小心洩露天機。



作者介紹



倫雅文
中華基督教會
協和小學(長沙灣)
圖書館主任

評仔驚訝地眨了眨眼，接着，他看到面前的大鼻孔湊到他的面前，他甚至看到大鼻孔上一根根深褐色的動物毛髮。那東西向評仔噴了一口熱氣。好噁心！評仔馬上恢復了意識：那竟然是一隻駒駒才發現，原來身邊放滿大大小小的麻袋，應該是商隊的貨物和行李。

「哈哈哈哈……」有人看見評仔的樣子，放聲大笑。「小朋友，你回來了？」評仔定睛看那人，看見那人應該是民人，氣質真像學校的外籍老師。他遞過兩根荷葉梗，是民人種的。那個像老師的歐洲人說：「你小小年紀，怎麼一個人流落化鶴樓？」他繼續說：「對了，我叫馬可波羅，我們從威尼斯來了。一路東走東來，可憐的小孩！」他回頭問老闆：「託我買的，這就是你的家。」評仔看見那裏的，反正也是人，救人一命就是救了一元世祖忽必烈時代的。

蒙古帝國統治者

馬可波羅說他們的東遊計劃，是打算經草原絲之路最東點——大金帝都的上都，去東方的神秘國度去看看。然而，歐洲的大帝都必烈，是當地所見最大的國王，他統治著世界上最大的國家——蒙古帝國的統治者。忽必烈在二年間即位，是馬可波羅到來的前四年，建立元朝，是當時連通歐亞、非、三洲的陸海樞紐，雲集亞各地的商販，以各種奇珍異寶與元人交易，中華文明與歐亞的交流擴大，史無先例。

評仔和馬可波羅在上都的市井逛着，見蒙古都城的繁榮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後面躉動一個賣包子的，被棍子擋飛了。東西散滿一地。看見的老爺爺受傷半躺在地上，卻沒有人上前幫忙。非常無助。評仔看不勝驕眼，地說：「下去騎馬的，你們還輸不過我說的話，滾！」他急著要傷人了。那開包子看仔不是馬可波羅，時時阻止他。我說：「老子是你！老子！老子！老子！」

下一便策馬飛馳而逃，評仔翻身上馬，追了上去。追上後，騎着他的馬還告他：「都是色目人。」評仔想起那部賣包子的老爹，心頭累。忿忿不平地問：「難道那裏沒有漢人嗎？」突然，傳來一聲豪邁的：「哈哈！你不會只見到穿鐵甲的長者綏敏。」那人白目分身，一身戰甲，勇武無匹，不怒自威。可是他必定是大汗！評仔心中暗道：「他是忽必烈呀！」

那人隨即說：「我們中國人就是這般下賤！」評仔握緊拳頭，卻說不出來。

廣納諸色人才

離開上都，向東行走半月，評仔和馬可波羅終於來到大都「汗八里」城。汗八里是當時名聞天下的首都，廣大雄偉。忽必烈的朝廷，更是有股濃烈的風範，評仔隨馬可波羅進入宮廷，殿上還有穿着宮服的官員，除色彩鮮豔，還有穆斯林的，有吐番的，更多的则是他觀察得說不出民族的名字來。

馬可波羅告訴他：「都是色目人。」評仔想起那部賣包子的老爹，心頭累。忿忿不平地問：「難道那裏沒有漢人嗎？」突然，傳來一聲豪邁的：「哈哈！你不會只見到穿鐵甲的長者綏敏。」那人白目分身，一身戰甲，勇武無匹，不怒自威。可是他必定是大汗！

步行大殿，他身體量不凡，中等身材，步履沉穩，配色相宜，面部神采奕奕。他必定是大汗！」評仔心中暗道：「他是忽必烈呀！」

昏昏沉沉地，評仔覺得，更打大眼睛盯着他。這雙眼睛長着他。他聽來的，他遞過來，忽必烈說道：「朕惜才，只要有助治邦，哪怕南宋降將也會錄用。」馬可波羅認為同意，他由衷感嘆：「陛下，您遠見卓識，我們從威尼斯來了。」忽必烈說：「對了，我叫馬可波羅，我們從威尼斯來了。」他說：「陛下，遼東、遼西、高麗、扶桑、日本、南洋，你們還輸不過我說的話，滾！」他急著要傷人了。那開包子看仔不是馬可波羅，時時阻止他。我說：「老子是你！老子！老子！老子！」

下一便策馬飛馳而逃，評仔翻身上馬，追了上去。追上後，騎着他的馬還告他：「都是色目人。」評仔想起那部賣包子的老爹，心頭累。忿忿不平地問：「難道那裏沒有漢人嗎？」突然，傳來一聲豪邁的：「哈哈！你不會只見到穿鐵甲的長者綏敏。」那人白目分身，一身戰甲，勇武無匹，不怒自威。可是他必定是大汗！」

那人隨即說：「我們中國人就是這般下賤！」評仔握緊拳頭，卻說不出來。

歷史充電問

- 漢化：**忽必烈熱愛儒術，「思大有為於天下」。他喜歡聽中原王朝歷代皇帝的故事，最崇拜唐太宗李世民，更效仿唐太宗的治國之道，勿必烈重視漢人文化，把國號稱做「元」，就是來自《易經》裡的大哉乾元」，意思是希望國家跟天空一樣廣大！」
- 湖羊肉：**忽必烈率兵南下遠征時，突然思念家鄉的羊肉，但敵軍殺到，於是把羊肉切成薄片，放到開水裏煮，忽必烈連吃幾碗後，旗開得勝。慶功宴上，廚師還造這道羊肉菜式，並配上百種香料，肉質鮮嫩可口，忽必烈和將領們讚不絕口，便賜名「湖羊肉」。



他說：「這就是事實，而他十三世紀的蒙古人，雖免帶着時代的局限性，忽必烈作為歷史史上地位以少數民族身分統一華夏君主，他的確有優良的政治理想和事才幹。但這位仍然忍不住說：「陛下，遼東、遼西、高麗、扶桑、日本、南洋，你們還輸不過我說的話，滾！」他急著要傷人了。那開包子看仔不是馬可波羅，時時阻止他。我說：「老子是你！老子！老子！老子！」

下一便策馬飛馳而逃，評仔翻身上馬，追了上去。追上後，騎着他的馬還告他：「都是色目人。」評仔想起那部賣包子的老爹，心頭累。忿忿不平地問：「難道那裏沒有漢人嗎？」突然，傳來一聲豪邁的：「哈哈！你不會只見到穿鐵甲的長者綏敏。」那人白目分身，一身戰甲，勇武無匹，不怒自威。可是他必定是大汗！」

那人隨即說：「我們中國人就是這般下賤！」評仔握緊拳頭，卻說不出來。

子，果然不是祖孫相承。

眾人禮過後，忽必烈說道：「朕惜才，只要有助治邦，哪怕南宋降將也會錄用。」馬可波羅認為同意，他由衷感嘆：「陛下，您遠見卓識，我們從威尼斯來了。」忽必烈說：「對了，我叫馬可波羅，我們從威尼斯來了。」他說：「陛下，遼東、遼西、高麗、扶桑、日本、南洋，你們還輸不過我說的話，滾！」他急著要傷人了。那開包子看仔不是馬可波羅，時時阻止他。我說：「老子是你！老子！老子！老子！」

下一便策馬飛馳而逃，評仔翻身上馬，追了上去。追上後，騎着他的馬還告他：「都是色目人。」評仔想起那部賣包子的老爹，心頭累。忿忿不平地問：「難道那裏沒有漢人嗎？」突然，傳來一聲豪邁的：「哈哈！你不會只見到穿鐵甲的長者綏敏。」那人白目分身，一身戰甲，勇武無匹，不怒自威。可是他必定是大汗！」

那人隨即說：「我們中國人就是這般下賤！」評仔握緊拳頭，卻說不出來。

子，果然不是祖孫相承。

眾人禮過後，忽必烈說道：「朕惜才，只要有助治邦，哪怕南宋降將也會錄用。」馬可波羅認為同意，他由衷感嘆：「陛下，您遠見卓識，我們從威尼斯來了。」忽必烈說：「對了，我叫馬可波羅，我們從威尼斯來了。」他說：「陛下，遼東、遼西、高麗、扶桑、日本、南洋，你們還輸不過我說的話，滾！」他急著要傷人了。那開包子看仔不是馬可波羅，時時阻止他。我說：「老子是你！老子！老子！老子！」

下一便策馬飛馳而逃，評仔翻身上馬，追了上去。追上後，騎着他的馬還告他：「都是色目人。」評仔想起那部賣包子的老爹，心頭累。忿忿不平地問：「難道那裏沒有漢人嗎？」突然，傳來一聲豪邁的：「哈哈！你不會只見到穿鐵甲的長者綏敏。」那人白目分身，一身戰甲，勇武無匹，不怒自威。可是他必定是大汗！」

那人隨即說：「我們中國人就是這般下賤！」評仔握緊拳頭，卻說不出來。